

## 江南

观点



▲明代文徵明《玉兰图》卷(局部)  
▼清代八大山人《荷花图册页》之一



# 中华艺术文脉 昭示着“江南文化共同体”的存在

■ 刘伟冬

江南艺术文脉的特点是高雅的、精致的、中和的、圆融的,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辐射力的。它是整个中文脉的一个重要的标杆,也是世界艺术文化的一个楷模。

“江南”既可以是一个地理概念,也可以是一个文化概念。

从字面看,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环太湖流域的富庶发达地区;而从地理角度来看,“江南”在历史上处于不断地变化中。不同时期的江南,所指的地域范围是不一样的。它是南北朝时期风雅清高的南朝,又是五代时期“春花秋月”的南唐故国。它是明代晚期工商业发达的吴门,也是清初胡桑遍地的江南省。

从文化角度看,江南凌波水韵,翰墨流芳,中正平和,风雅精致,以文心墨韵见长,是中华精英文化的象征。毫不夸张地说,是江南艺术精神引领了中国传统艺术走向高端与精致,是江南文脉从长江汇入大海,引导中华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融碰撞,并且产生了全新的创造力与辐射力,乃至成为整个东亚文化的酵母。

长期以来,江南艺术多元并举、和而不同。以长江中下游广袤的水网、富饶的平原为中心,历史上产生了非常多的艺术大家。如东晋时期的王羲之与顾恺之,分别被称为书圣与画圣。南唐时的董源与巨然,则被奉为南宗山水画的楷模。宋代的“二米”,独创平淡天真、不装巧趣的江南云山。以倪瓒为首的元四家,开拓文人生活题材山水画,书写清雅秀润的“一江两岸”。这些具有开宗立派意义的书画名家,无一不生活于江南。他们代表了高雅的文艺趣味,也是中国艺术讲究书画同源肇始,更是整个中国美术史的主线。

自明清以来,文人墨客对江南的群起唱和,是通过“集体发声”的方式,昭示着“江南文化共同体”的存在,这表现了江南艺术家特有的文化自信,即自领一队的文化姿态。这是他们精神文脉的一种延伸,也是艺术生命力得以绵长持久的一个根基。

江南文脉是家园,更是家风,是绿色环保的精神养料,更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个起点。

近代以来,以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专,以徐悲鸿为系主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,以及以林风眠为校长的国立杭州艺专,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新艺术运动的态势。他们整顿古今中外创作思想,总结提炼创作方法,有破有立,培育了整个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艺术家。这些艺术家们,创造出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艺术范式。

20世纪以来,从南通走上国际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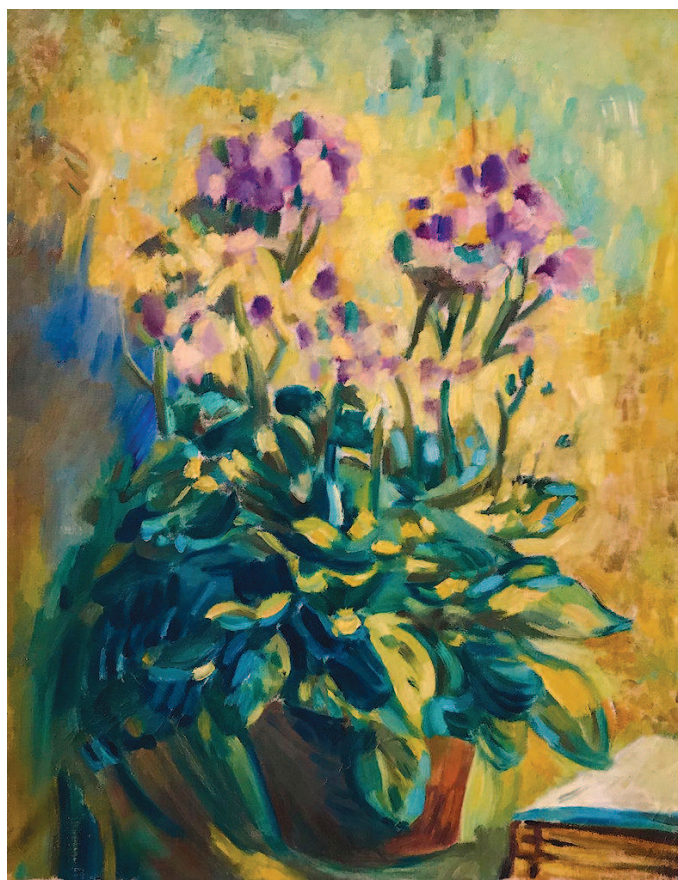
台的大画家赵无极,以西方现代绘画技巧融汇中国艺术的意蕴。享誉中外的苏州籍著名建筑师贝聿铭,完美结合了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。他们都继承了江南的艺术文脉,吐纳兼容中外艺术养料创造出全新的艺术样式,他们征服了世界艺坛,令国际顶尖的行家刮目相看。

江南的宜兴历来更是培育艺术家的一个基地温床,甚至在艺术教育界有“无宜兴不成校”之说。从宜兴走出来的书画名家如徐悲鸿、吴冠中、吴大羽、钱松岩、徐明华等等,皆自成一派,为中国现当代艺术添翼加翼。众所周知,宜兴艺术的发达正是孕育自宜兴极为深厚的紫砂文化,它是文人艺术趣味与民间匠匠相得益彰、融而为一的艺术创新的楷模。这说明江南文脉既有文人高标、风雅的一面,又有扎根于生活大地、从民间汲取艺术养料的一面。江南艺术是来自山水的艺术,来自大地的艺术,来自文心的艺术,来自书香的艺术。

总而言之,江南艺术文脉的特点是高雅的、精致的、中和的、圆融的,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辐射力的。它是整个中文脉的一个重要的标杆,也是世界艺术文化的一个楷模。江南艺术文脉在精神上是绿色的,在技法上是绿色的,在精神家园的意象上更是绿色的。毫无疑问,江南是所有中华艺术家心中的精神圣地。他们选取各种江南母题进行艺术创作,从而生发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想象。

历代的艺术家们对江南的群起唱和,是通过“集体发声”的方式,昭示着“江南文化共同体”的存在,这表现了江南艺术家特有的文化自信,即自领一队的文化姿态。这是他们精神文脉的一种延伸,也是艺术生命力得以绵长持久的一个根基。

(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、教授)



江南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发祥地。顾文樑、吴大羽、刘海粟、赵无极、吴冠中……中国美术史上的一系列如雷贯耳的现代艺术大师、大家,几乎都与江南这片地域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。他们的艺术作品未必是对江南景观的如实再现,有的甚至运用的是抽象艺术手法,然而它们却都传递出一种鲜明的江南意象,浸润着江南文化诗学。

▲吴大羽油画《花》  
▼顾文樑油画《月夜泛舟》



▲丁天缺油画《风》



## 大写的江南,赋予现代艺术创新灵感

■ 李超

自古以来,“江南”作为长江以南的地域概念,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地发生变化和演化。这是一个特定的鱼米富庶的地理概念,也是一个充满丰富诗性向往的文化资源概念。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历史之中,“江南”同样成为诸多值得“旧谱”的故事。从顾文樑、吴大羽、刘海粟到赵无极、吴冠中、张功懿等,以及诸多后辈艺术家,都曾使用现代艺术的创造力与影响力,讲述“江南故事”,思考“意象江南”所意。近日于苏州美术馆举办的“意象江南——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艺术大展”,即为我们呈现这样的江南艺术盛景。

诚然,江南文化的诗性与文脉,促成了“意象江南”与“中国气派”的精神贯通,呈现出清新秀美景致自然“江南”之中,所蕴藏着的民族精神所注的另一个人文“江南”——那是大写的江南。在20世纪中国艺术的历史语境中,这种人文“江南”,为诸多艺术名

家,赋予现代艺术策源的集群与生态的文化滋养;赋予中西融合形式的创新灵感。“大写的江南”,显现于传统延续、西画东渐、大众流布历史主线,从样式移植到风格择取,逐渐形成中国现代美术转型与演变中“中国气派”的本土化取向。20世纪前期本土艺术家,无论是留日和留欧,在江南题材的语言表达上,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中西融合的趋势。

大写的江南,维系“中国气派”,倾力于艺术语言和精神观念的结合。无论是在留法和留日的西画家方面,我们都能够发现这样的艺术事例。此次展览汇聚的近现代美术名家,其相关艺术探索,大致出现两大倾向:其一是侧重于西方写实性语言与传统写意语言的结合;其二是侧重于西方表现性语言与传统写意语言的结合。他们可谓“中国气派”的成功先行者。其写意的风景形象和人物造型中既含有逸笔波影的意趣,又具有表现主义风格形

式的痕迹,成功地描绘出美术作品中的“中国气派”。这种中西融合的艺术实践,其意义正如鲁迅所指出:“以新的形,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,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……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,则就是:民族性。”

事实上,中国近现代美术之所以多以“中国气派”为重,而“江南”题材样式择取,不失为其中样板之举。这是因为在20世纪的独特时期形成特殊的文化联系,是因为诸多艺术家始终心怀振兴民族艺术的信念和使命,同时他们的学识背景和知识结构,又使得他们在自己不同的艺术历程中,先后多次扮演中西绘画兼能的大家形象。风景对应山水,思考意境所;静物对应花鸟,考量格调所现。历经时代变迁,前辈艺术家在从事主题性创作的同时,也对于抒情性题材有所关注,微妙地体现出艺术家对于写实、表现、抽象多种语言的探索思考,呈现出凝

重而抒情的画风。

历史地看,具有“新兴艺术策源地”殊荣的上海近现代美术,立足长三角独特的艺术集群与文化生态,呈现现代艺术精进的艺风尚,也不失为推进海派艺术发展和演进的一股生生不息的潜流,形成了写实性绘画语言改良和表现性绘画语言突进的双重格局,这成为现当代上海美术发展的一种关注视点。就展览中的前辈艺术大家创作而言,他们是将写意与表现加以契合,对于江南的风景,在中西融合的思潮和语境之中,逐渐注入本土化探索的观念、情绪和直觉,用笔的节奏感和空间的象征性,都意味着写实形象向形式语言的多种过渡和转换。这使我们看到“中国气派”所呈现的视觉造型的丰富性。其探索的核心在于,对于传统文化因素,进行创造性解读、重构和变体,幻化出属于画家内心独特的自由和单纯的想象之物,转化为一种独特中国意象的人文景观。

大写的江南,实则作为一种文脉基因,传承不息,在后辈的艺术家之中发扬光大。他们以海派文化的性格气候的契合为内制,以形式语言的强调和重视外化,形成了上海美术的特有面貌。他们围绕架上艺术的多重手段,实施多种视觉方式的兼容并蓄和与时俱进,无疑决定了这种兼容多元的艺术格局,从心态到状态上,都孕育和保证了意象江南中人文理想与形式探索。作品中的中国意境与格调,既作为经典传承的回应,又担当文化创新的开拓。虽然今时的架上艺术,与前时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,发生改变,但就文脉传承的创新基因与画家主体的精神传统而言,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可比性。温故而知新,前瞻和思考未来江南艺术生态丰厚的资源转化,以及协同发展共进的前路,这个展览或许给了我们些许启示。

(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)